

●阡陌流年●

父亲

□曹磊

以前写过关于父亲的文章，他生前在文艺创作上也有点成就，算是个文化人吧。父亲去世许多年了，一些熟识的人遇见我，仍会伤感地说：“你爸是个好人啊！”确实，父亲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内敛低调而又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父亲曹治泉，20世纪40年代出生在全椒县古河镇，家里是开油行的。父亲从小很顽皮，仅四五岁时就把盛饭的筲箕顶在头上，身上披一条麻布片子，学着人家舞狮子。他喜欢画画，家里的墙上到处都是他的涂鸦。他还时常瞒着家人，和小伙伴偷偷跑到西河湾去游泳。父亲很早就表现出文艺方面的天赋，会吹笛子、拉手风琴，在古中念书时，他自编自演的节目常常令师生们开怀不已。

由于爷爷去世早，父亲对奶奶极为孝顺。在凤阳师范学习期间，学校每月发少量的白糖，父亲自己舍不得吃，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攒起来，等到放假回家时带给奶奶。有一次过节，学校发了几个很小的肉圆子，父亲也装在一个瓶子里。待回到家中时，肉圆子早已发霉，奶奶捧着瓶子，当即流泪了。

奶奶晚年曾经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你爸小时候最调皮，你爷爷临死前还说‘以后我会给他磨死’，哪里想到，长大后最孝顺的就是他！”

师范毕业以后，父亲并未当老师，而是被分配到古河文化馆。在那里，他的文艺才能得到极致的发挥。父亲集编、导、演于一身，带着一支文艺小分队，在全椒城乡巡回演出。小分队的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不少参加或观看过演出的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至今仍津津乐道。

当年，受作家曹玉模先生的影响，父亲试着写了三篇小说，投到当时的《安徽文艺》。没想到一下子就被选中两篇，父亲自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创作路子很宽，小说、诗歌、散

文、剧目均有所涉猎，倘若不是英年早逝，相信他会留下更多好作品。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父亲尊重历史，重视传统文化。在编写电视剧《吴敬梓》时，曾与为追求收视率而不顾历史事实的导演发生过激烈的争辩。儿时的中秋时节，父亲在院中摆了一张小方桌，将月饼供在果盘里，给我和妹妹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快过年时，只要工作不是太忙，他还会在家带我们做炒米糖。

初中时，我曾在乡下中学补习一年。每次周末回家，父亲都会为我烧菜。我最喜欢吃他做的煮干丝。这是古河传统名菜，将切好的干丝配上开洋、姜丝等烹煮，鲜香味美，丝毫不比饭店里的差。父亲常做的还有一道菜，也是古河的土菜，极简单。将臭干子斜切成大块薄片，用油微微双面煎一下，再放些榨菜片，倒开水烧汤即可。口味略似于臭煲，浓厚的汤汁有点咸，很下饭。父亲不在了，这道家常菜，我再也没有吃过。

因属猴的缘故，父亲喜欢收藏一些和猴有关的物品，客厅里的博古架上常年挂着一只瓷猴，首尾相连成一个圆形，黑色的釉光闪闪发亮，这是父亲参加某个文学笔会的纪念品。我曾得到一方清末的砚台，很普通，但有一只猴子伏在砚池边，憨态可掬。我把砚台送给父亲，他十分高兴，一直放在自己案头。

父亲的心肠极好。有一年春天登九华山，一位妇女挑着香登山售卖，父亲见其步履维艰，主动帮其挑起担子。到了山顶，这名妇女十分感激，执意要送一把香给父亲。父亲谢绝了，此等小事于他而言，理所应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院、剧团等单位效益下滑，不少职工找到家里，诉说生活困难，父亲有时自己掏钱给人家。后来大伯患了食道癌，父亲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照顾大伯的重担。就在南京伺候大伯期间，父亲感到不

适，家人劝了好几次才回来检查，却是肝癌晚期，甚比大伯的病情还要重。

确诊后，姑妈等前来探视。面对自己的亲人，父亲在病房放声痛哭。百无一用是书生，家里穷，拿不出钱为他治病。觉得自己拖累了家庭，愧疚之情溢于言表。亲朋好友闻讯后，纷纷凑钱给父亲治病，表姐甚至把准备买房子的钱也送了过来。父亲十分感动，其实他不知道，正是他先前的无私关爱，才换来了大家的雪中送炭。

母亲陪着父亲在上海治疗，我在家中回想着父亲生病前家人欢聚的幸福，企盼着能有奇迹发生。然而，从上海回来后，父亲的病情并未好转。到了他生日那天，亲友们过来探望，大家一起合影。父亲原以为自己瘦得厉害，不愿照相，结果照片洗出来后，看起来精神却很好。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影像。

父亲热爱这个尘世，舍不得离开家人，自生病以来，一直配合医生的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说，哪怕在世上多活一天也是好的。然而，在可怕的病魔面前，最终无力回天。当秋风渐起，我最后一次从街上买来报纸时，父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轻轻地说：“报纸不要买了，用不上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赶紧转过身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

父亲去世后，我很久没有恍过神来。某日在新华路遇到从前的一位同事，上前寒暄时，他说带自己父亲到环清池洗澡。看着他的父亲，小时候过年父亲一大早就带着我去洗澡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长大以后，我从没有和父亲一起洗过澡，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时隔不久，在涌金桥头，有一个人的背影和父亲很像，我痴痴地跟着人家，走了好远。

●经纬行吟●

北纬35度

□司润和

韩城的青石板路被晨露打湿了，我踩着凉津津的石缝，鞋底沾着隔夜的苔绿。城墙根下，扫帚声沙沙地响。灰布褂老汉佝偻着，竹枝扎的秃帚子刮着石阶上的苔衣。“城里娃娃骨头脆，”他头也不抬，帚梢轻轻飘拂过石面，“跌一跤够呛哩。”刮过青苔的地方，露出深褐的石皮，隔日又沁出新绿，像老汉手背上褪了皮又长出的斑。

城门洞子灌着穿堂风，凉飕飕地贴后脖颈。穿蓝校服的女孩蜷在石碑凹窝里，辫梢扫着碑上“嘉庆七年”的凹痕。日头斜插进来，光圈子里的尘埃打着旋，落在她翻动的书页，也落进碑文“孝义流芳”的刻痕里。我拿指头去蹭那“芳”字的点，冰得指腹发麻。姑娘忽然抬头呼出口白气，那点冷石头竟像被呵暖了似的。

城西柏树叶子响得像下雨。卖木雕的老汉蹲在凳上，草帽破了个窟窿。粗木刻的司马迁只有拇指长，腰杆却绷得笔直。“喏，脊梁骨是枣木芯子刻的，”老汉指甲缝嵌着木屑，戳了戳木像后腰，“刀崩了三回哩。”那小木人躺在我掌心，粗粲的刻痕硌着掌纹。风掠过古柏，千万片叶子翻出灰白的背面，哗啦啦响成一片，像是给这

枣木脊梁鼓掌。

爬上祠台时，裤腿沾满了鬼针草。黄河在远处躺着，晌午的太阳晒得它泛出慵懒的铜光。待到日头西沉，河滩的泥地还蒸着白天的热气。我深一脚浅一脚往下走，胶鞋陷进黑泥里。河水稠得搅不动，夕照把水面煮成冒着金泡的粥。老柳树垂着枝条蘸水，在滩涂上拖出凌乱的湿痕。远处水面飘着个黑点，半晌才辨出是条船。船影越飘越淡，最后被暮色“咕咚”一声咽了下去。风贴着河面爬过来，裹着鱼腥和腐草味，隐约还有拉纤号子的尾音，散在麦苗青涩的气息里。

夜市亮灯时，油腥味钻进了鼻孔。油糕摊子前挤得转不开身。红脸汉子从油锅里捞出胀鼓鼓的面团，铁箠筛抖得哗啦啦响。“刚出锅的！”粗瓷碗塞过来，两只焦黄油糕在碗底打转。我捧碗的虎口立刻烫红了。咬开脆壳的瞬间，糖稀溢出来溅在袖口，烫得手腕一缩。那滚烫的甜味混着猪油香直冲天灵盖，像吞了颗小太阳。

秦腔是后半夜飘出来的。沙哑的嗓音劈了叉，在巷墙之间撞得头破血流：“祖籍陕西韩城——”我仰头找声音来处，却看见星河泼满了天。星子钉在墨蓝的天幕上，冷光扎眼。不知哪颗星见过太史公竹筒上的刻痕，此刻又照着油糕摊子泼在地上的洗碗水。

巷子里的灯一盏接一盏灭去。只剩油锅旁的小灯泡还吊着口气，昏黄的光晕里浮动着油腻的尘。那点微光够不着高处的星河，只勉强照亮摊主脚下踩扁的油糕纸。星群依旧沉默地悬着，看这座小城把千年的祠堂、汤汤的河水、滚烫的油糕和走调的老腔，一股脑儿兜进北纬三十五度的坐标里。

韩城不言不语，只把烫手的粗瓷碗，往过客怀里又推了半寸。



清波鱼戏 鲁慕迅绘

●桑梓留痕●

扁担上的年轮

□郑显发

扁担第一次压上肩头时，我以为它会把我劈成两半。那是十二岁的夏天，老屋的木门吱呀一声，像在替我叹气。我弯腰，把毛竹扁担插进铁桶的铜环里，桶身晃了一下，发出空洞的一声“咚”，像在说：“你行吗？”

井在村东头，要穿过一片花生地。花生叶上的露水还没干，我的塑料凉鞋很快被泥浆吸住，“咕唧”一声拔出来，鞋面上就多了几条泥的皱纹。扁担在肩上左右拧，像一条活过来的蛇，我只能用两只手远远撑着，胳膊很快就酸得像灌了醋。第一趟回来，母亲在门口接我。她没先问累不累，而是伸手抹了一下桶沿。她的指尖沾了一粒极小的青苔，像发现什么秘密似地笑：“井壁长青苔了，水甜。”我低头看桶，水面漂着两只子了，正在打圈，像在嘲笑我的狼狈。

真正让我“入门”的是第三个月的某个黄昏。那天我故意绕到桑树下休息，扁担横在膝上，发现它已经被磨得发亮，像上了一层桐油。我试着把桶绳往中间挪两寸，再站起来，忽然就懂了：扁担不是压在肉里，而是“挂”在骨头上的。桶绳的摆动、脚步的节奏、肩胛的起伏，三者像一首三拍子的歌。我越走越快，桶里的水竟只起细碎的涟漪，不再泼出来。路过王婶家时，她正蹲在门口摘空心菜，抬头冲我喊：“小子，水不晃了！”声音里带着花生壳裂开的脆响。

冬天来得突然。井台结了一层薄冰，我先用扁担头“当当”敲两下，冰碴溅起来，在晨光里闪成碎钻。手冻得通红，

指节像小胡萝卜，系桶绳时却灵活了许多——原来冷也能教人专注。挑回家，母亲把热水倒进缸，腾起一团白雾，我用冻僵的手去抓，雾气从指缝溜走，像时间。

第二年春天，井沿边的野菊开了。我把扁担倒插在泥里，桶扣朝上，竟成了两个黄蜂的临时屋顶。蜂子绕着我飞，我却不怕了，因为它们和我都要靠这口井活。有一次挑水回来，发现桶底躺着一条小鲫鱼，是打水时旋进来的，鳞片在日光下泛蓝。我蹲在地上看它，忽然明白：水不仅解渴，还藏着整个池塘的秘密。

最后一次挑水是在搬家的前夜。我把扁担竖起来，发现靠肩的位置凹下去一个小弧度，正好嵌进我的锁骨。月光下，它像一根被岁月啃噬的骨头。我轻轻摩挲那凹陷，忽然听见它说话：你长高了，我变老了。

如今老屋已拆，井也被水泥封了。但偶尔在写字楼等电梯时，我会无意识地用脚尖点地，一、二、三，像在数挑水的步子。肩膀早已忘记重量，却记得扁担与骨头摩擦时那种细微的、带着毛竹清香的疼。原来成长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一根扁担在肩上慢慢磨出的茧；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而是某天发现桶里的水不再晃，而野菊已开过两次。

我把那截凹下去的扁担带进了城，横在书架最上层。每当有人问我它是什么，我就说：这是我的年轮，一圈四百里，共七百三十圈。

●诗韵潮声●

醉翁亭行吟三阙

□张武扬

苏幕遮·初咏醉翁亭

绮霞生，修竹泻。俯仰风流，轩外闻斑鸫。苔石清泉争相过。苏字欧文，摇柳临池榭。

水穿沙，苔覆瓦。扫黛烟开，酌酒成佳话。千载襟怀吟翠野。匾额凭高，亭小名天下。

破阵子·再咏醉翁亭

近绿遥青桥北，酿泉林壑相迎。雨过环滁春有约，山道苔深莺啭轻，古今唯此亭。

展翼飞鸢石壁，仰望俯听檐铃。欧子胸襟倾百盖，山水琅琊成愿行，载章岂在名。

鹧鸪天·三咏醉翁亭

秀耸俯仰亘古今，酿泉茶醪独铭心。每怀水榭凭栏晚，欲寄东坡带雨寻。

春转律，岁知音。琅琊梦蕴静中参。迟红药约流年老，亭影扶疏伴客吟。

注：

水榭：欧阳修字永叔。

夜色篡改了悲喜

(外三首)

□杜玉桥

窑水点燃暮色
天空中飞起红凤凰
七月的荷花，边开边谢
池塘里漾满哭声
风在半空缱绻，不见倒影
涟漪，是割裂的双眼皮
樵夫下山，牵着一匹匹远峰
缓缓地行走在陡峭的月色上
十万星光聚拢
夜色篡改了悲喜

风之歌

风吹芦花，千山披雪
水有止处，而悲喜没有尽头
蜿蜒浩荡，像一支奔跑的羊群
暮色做旧了人间
石头被软禁
鸟鸣在穹庐间来回飘荡
落日，多么滚烫的泪啊

广玉兰

暮色抱着小镇
寂静缚住莫邪的脚掌
云层低矮，蝉在枝头傻叫
树上的叶子又黄了一层
久不出户的你
像是小镇的新客
枝上的广玉兰
犹如瓦上霜

半个

落日还有一半
树影修长，蚺蚺的叫声
在给一个荒废的村庄壮胆
混沌而悠长
在广场舞高亢的节奏声里
滑入虚无
月光从夜色中救出万物
稻荷们靠着萤火取暖
这是一个没有寺庙的村庄
流水，从远方
送来钟声

